



江苏文艺出版社
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欧内斯特·海明威 著

诺贝尔文 [REDACTED] 散文丛书

流动的盛宴

诺贝尔文学奖获奖者散文丛书

流动的盛宴

[美国] 欧内斯特·海明威 著
马永波 译
毕国菊 译
曲学麟 译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流动的盛宴 / (美) 海明威 (Hemingway, E.) 著;
马永波, 毕国菊, 曲学麟译. — 南京: 江苏文艺
出版社, 2013.1

(诺贝尔文学奖获奖者散文丛书)

ISBN 978-7-5399-5701-2

I. ①流… II. ①海… ②马… ③毕… ④曲 III.
①海明威, E. (1899~1961) —回忆录②游记—美国
—现代 IV. ①K837.125.6②I712.6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246439 号

书 名 流动的盛宴

著 者 (美) 海明威

译 者 马永波 毕国菊 曲学麟

责任编辑 孙金荣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文艺出版社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中央路 165 号, 邮编: 210009

出版社网址 <http://www.jswenyi.com>

经 销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印 刷 江苏凤凰新华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880×1240 毫米 1/32

印 张 11.375

字 数 270 千字

版 次 2013 年 1 月第 1 版 2013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399-5701-2

定 价 29.80 元

(江苏文艺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目 录

流动的盛宴

前言	003
圣米歇尔广场的一家好咖啡馆	005
斯坦因小姐的教诲	010
“迷惘的一代”	019
莎士比亚书局	025
塞纳河畔的人们	029
一个虚假的春季	033
一项爱好的终结	041
饥饿是良好的锻炼	046
福特·马多克斯·福特和魔鬼的门徒	054
一个新流派的诞生	062
与帕斯金在穹顶咖啡馆	068
埃兹拉·庞德和他的“才智之士”	074
一个十分奇怪的结局	080
被烙上死亡印记的人	083
埃文·希普曼在丁香园咖啡馆	089
一个邪恶的特工人员	096
司各特·菲茨杰拉德	100
鹰不与他人共享	124

尺寸问题	131
巴黎永远没有尽头	136

非洲的青山

前言	150
第一部 追猎与对话	151
第二部 记忆中的追猎	186
第三部 追猎与失败	277
第四部 以追猎为幸福	307

流动的盛宴

马永波 毕国菊 译

如果你年轻时有幸在巴黎生活过，那么在你的余生中，
无论身处何地，它都将与你同在，因为巴黎是一场流动的
盛宴。

——欧内斯特·海明威，致某位朋友，1950年

前 言

出于一些作者认为很充分的理由，本书省略了许多地点、人物、见闻及印象。其中有些是秘密，有些则尽人皆知，每个人都已写过，且无疑还会被更多地写到。

本书并未提到阿纳斯塔西体育场，有些拳击手曾在那儿当过侍者，在大树下摆设餐桌，而拳击场就在那边的花园里。也未涉及与拉里·盖恩斯的较量，以及冬季马戏场那场激烈的二十回合苦战。许多好友，如查理·斯文尼、比尔·伯德、迈克·斯特拉特都没有提到，也没有提到安德鲁·马松和米罗。这里没有谈及我们去黑森林的冒险，以及在我们所钟爱的巴黎近郊森林的一日游。如果能把这些内容都收录到本书中那固然很好，可现在我们只能暂且忽略了。

如果读者喜欢的话，也可以将本书当作一部虚构作品。但这样一本虚构作品，总还有机会照亮一些如实写下的事实。

欧内斯特·海明威

古巴，圣弗朗西斯科·德·保拉，1960年

圣米歇尔广场的一家好咖啡馆

当时的天气很糟糕。在秋天结束时，坏天气就不期而至。夜间，为了抵挡雨的侵袭，我们只得把窗子关好，寒风会把护墙广场上的树木的树叶剥光。落叶浸透在雨水里，风裹挟着雨滴拍打着停靠在终点站的绿色大公交车，业余爱好者咖啡馆内人头攒动，窗户被里面的热气和烟雾弄得雾蒙蒙的。这间咖啡馆经营得实在是糟糕，这个地区的酒鬼全部聚集在里面，因为受不了这些人身上脏兮兮的味道和醉酒后那股子酸臭味，我可是得离它远远的。常光顾业余爱好者咖啡馆的男男女女总是醉醺醺的，或者说只要他们还买得起，他们就在喝半升或一升地买来的葡萄酒。有一些名字奇奇怪怪的开胃酒在打广告，但能喝得起的没几个，除非先喝一点作个铺垫，然后再畅快地喝葡萄酒。人们把女酒徒称为 *poivrottes*，也就是女酒鬼的意思。

业余爱好者咖啡馆是穆费塔路上的污垢之所，该路通往护墙广场，是一条异常逼仄而拥挤的市场街。老式公寓每层楼的楼梯边都有一个蹲式厕所，为防止房客滑倒，蹲坑两边有用水泥浇筑的鞋形凸起物，秽物排入污水池，夜晚再被抽到马拉的大粪车里。夏天时窗户都开着，抽粪的声音总能传入耳中，那股气味也着实浓烈。大粪车被漆成棕色和橘黄色，当它们行进在月光下的勒穆瓦纳红衣主教街上时，马拉的圆筒形粪桶倒像布拉克的油画一样了。没有人清理业余爱好者咖啡馆的污秽，印有禁止公众酗酒的禁令和处罚措施的法令已经泛黄，沾满蝇屎，人们对之视而不见，就像这里一成不变、浑身臭

烘烘的酒徒们一样。

随着最初几场冬雨降临，城市的萧条气息便突然出现了，散步时再也看不到高高的白屋子的顶端，看到的只有街道上潮湿发黑的路面，小商店紧闭的门，卖草药的小贩，文具店和报亭，还有接生员——二流的——以及诗人魏尔伦去世时所在的旅馆，我在那儿的顶层租了个工作用的房间。

到顶楼大约要走六段或八段楼梯，天气很冷，需要买一捆小树枝，三捆由电线绑扎的半支铅笔长的短松木劈柴，用来点燃小树枝，还得一捆半干的硬木柴，才能点起一堆火，让房间暖和起来，我很清楚这些得花多少钱。所以我走到街对面，看看雨中的屋顶，是否有烟囱在冒烟，烟是怎么冒的。一丝烟也没有，我想到烟囱是冰冷冷的，根本不通风，大概屋子里早已烟雾弥漫，木材白白浪费，钱也就打了水漂，我就在雨中继续前行。我一直走过亨利四世公立中学、古老的圣艾蒂安山教堂，和刮着大风的先贤祠广场，然后右拐，找个避雨处，最后来到圣米歇尔林荫大道背风的一边，又继续往前，经过克吕尼老教堂和圣日耳曼林荫大道，最后走到圣米歇尔广场上我熟悉的那家好咖啡馆。

这是家令人愉悦的咖啡馆，温暖、干净又待人热情，我将旧雨衣挂在衣架上晾干，把我那顶饱经风吹日晒的破帽子放在椅子上方的架子上，点了杯牛奶咖啡。侍者端来了咖啡，我从上衣口袋中掏出笔记簿和铅笔，开始写作。我写的是发生在密歇根州北部的事，因为今天狂风大作、寒冷异常，小说中描写的也便是同样的日子。童年、青年和中年时期，我看惯了晚秋的景象，在一个地方写这种场景要比在另一个地方写得好。这便是所谓的自我移植，我想，无论对于人，还是对于其他正在生长的事物，这都是必要的。但是小说里的小伙子们正在喝酒，惹得我也口渴起来，就点了一杯圣詹姆斯朗姆酒。在这

么冷的天里，这酒的味道真是没得说，我继续写下去，感觉良好，如此甘醇的马提尼克朗姆酒暖透了我的整个身心。

一个女孩儿走进咖啡馆，独自在窗边的一张桌子旁坐下。她真是漂亮，一张清新的脸，如同一枚刚刚铸就的硬币，如果人们用滑嫩的肉和雨水滋润的肌肤来铸币的话。她的头发乌黑得像乌鸦翅膀一般，修剪得很齐整，斜斜地掠过她的面颊。

我注视着她，有点激动，她使我心神不宁。我真希望我能把她安置在我的小说情节里，或任何哪儿都行，但是她已经将自己安置在了可以看清街道和门口的地方，我猜出她在等人，于是我继续写下去。

这篇小说在自行发展，为赶上它，我着实吃了一段时间的苦。我又点了一杯圣詹姆斯朗姆酒，每当我抬头观看，或用铅笔刀削铅笔，让卷曲的碎屑掉到酒杯下的小碟子里时，我总会注意看那姑娘。

我看到了你，美人儿，不管你在等谁，也不管日后我能否再见到你，现在你是属于我的，我想。你是属于我的，整个巴黎是属于我的，而我则属于这本笔记簿和这支铅笔。

然后我回过神来继续写作，我深深进入了小说的情节，迷失在其中。现在是我在写着小说，而不是它在自行发展，中间我没再抬过一次头，没有了时间概念，也不去想我置身何处，也没再点一杯圣詹姆斯朗姆酒。我已经厌烦了圣詹姆斯朗姆酒，不再想到它了。后来小说终于完成了，我非常疲惫。我读了最后一段，然后抬起头来，寻找那位姑娘，她已经离开了。我希望她是跟一个好男人走的，我想。但是我感到悲哀。

我把记着小说的笔记簿合上，放在上衣的内口袋里，向侍者点了一打葡萄牙牡蛎和半瓶干白葡萄酒。每写完一篇小说，我总会觉得空洞洞的，既失落又开心，仿佛刚做完爱一样，我肯定这准是一篇相当不错的小说，不过得到明天我通读一遍以后，才能确定到底好到什

么程度。

牡蛎吃起来有股强烈的海腥味，还有股淡淡的金属气息，冰凉的白葡萄酒掠过嘴里，就只剩下海腥味和多汁的牡蛎肉。我吸吮下每个贝壳中冰冷的汁液，再和着清冽的葡萄酒咽下肚去，空洞的感觉一扫而光，我重又开心起来，并着手制定计划了。

既然坏天气已然来临，我们完全可以离开巴黎一段时间，找个地方，那里不会下这种雨，而是有雪簌簌地飘落，覆盖住公路和高高的山坡，在那个高度，我们晚上步行回家时，会听到脚下咯吱咯吱的声响。在先锋山下，有一座度假小屋，膳宿条件极佳，我们可以一起住在那儿，带着我们的书。夜晚可以打开窗户，伴着明亮的星光温暖地入睡。那是我们可以去的地方。乘三等车旅行并不贵。那儿的膳宿费相较于巴黎也多不到哪儿去。

我准备把在旅馆租的那个写作间退掉，这样，就只有勒穆瓦纳红衣主教街 74 号的房租了，那是微不足道的。我曾给多伦多写过一些新闻报道，它们的稿酬也该到了。在任何地方任何情况下我都能完成这样的写作任务，这样我们的旅行费用就有了着落。

也许离开了巴黎我就能写巴黎，正如在巴黎我能写密歇根一样。我不知道那样做为时尚早，因为我还不太了解巴黎。不过最后巴黎还是这样被我写出来了。不管怎样，只要我妻子愿意，我们可以随时走，于是我吃完牡蛎，喝干了酒，付了账，便抄最近的道，冒雨返回圣热内维埃弗山，回到山顶的房间里，这雨不过就是当地的天气而已，它并不能改变你生活的东西。

“我想这该是很美妙的，塔迪，”我妻子说。她的脸庞线条优雅，每次作出决定时，她的双眸和笑容都会发亮，仿佛这些决定是珍贵的礼物似的。“我们该什么时候出发？”

“你愿意什么时候走都行。”

“哦，真想马上就走。难道你不知道吗？”

“也许等我们回来，这儿的天气就转晴了。晴朗寒冷的时候，就会非常好。”

“我敢肯定天会好的，”她说，“你能想到出去旅行，不也是真好吗？”

斯坦因小姐的教诲

我们再度返回巴黎的时候，天气十分宜人，晴朗而寒冷。城市已经适应了冬天的气候，街对面卖柴和煤的地方有上等的木柴出售，许多讲究的咖啡馆外面也点起了火盆，这样，即使坐在外面的平台上也能取暖。我们自己的公寓既温暖又舒心。我们先点着柴禾，上面再放上由煤屑压成的卵形煤球，而大街上冬日的阳光也分外美丽。现在你已经习惯于见到天空下光秃秃的树木了，在清冽的寒风中漫步于被雨水冲刷一新的鹅卵石小径上，径直穿越卢森堡公园。等你习惯了这些光秃秃的树木，它们就显得像是雕塑，冬天的风掠过池塘的水面，喷泉在明亮的阳光下喷涌。由于我们在山里住过一段时间，现在所有的远景似乎都变得近了。

由于海拔高度的变化，我根本没有注意到那些小山的坡度，只怀着愉悦的心情，于是登上旅店顶层用来写作的房间，在那里眺望居民区的屋顶和烟囱，也成了一件乐事。壁炉通风顺畅，房间内非常暖和，十分适宜写作。我把纸袋装的柑橘和烤栗子带到房间里，剥了皮吃像丹吉尔小红橘一样的橘子，把橘子皮扔到火里，把籽也吐在火里，饿的时候就吃烤栗子。多走了路，天儿又冷，再加上一直在工作，所以我总觉得饿。在顶楼房间里我放了一瓶樱桃白兰地，是从山里带回来的，每当一篇小说接近尾声或一天的工作即将结束的时候，我就喝上一杯这种樱桃白兰地。一做完当天的工作，我就将笔记簿或稿纸放进桌子的抽屉里，把剩下的小橘子再装进兜里。要是橘子在

这屋里放一晚上，就会被冻硬的。

知道我运气不错，工作进行得很顺利，所以走下那一段段长长的楼梯时，感觉非常美妙。我总在完成一定的工作后，知道下一步会如何发展才会停笔。这样我可以确定第二天能够继续写下去。但有时我开始写一篇新小说，却无法顺利进行，我就会坐在炉火前面，把小橘子皮中的汁水挤到火焰边缘，看着噼噼啪啪泛起的蓝色火苗。我会站着眺望巴黎鳞次栉比的屋顶，心里想着，“不要急。你以前一直在写，你现在也会写下去的。你要做的就是写出一句真实的句子。写出你所知道的最真实的句子。”这样，我终于会写出一句真实的句子，然后就此继续下去。这时就容易了，因为总会有一句我知道的真实的句子，或者曾经见过或者听谁说过。如果我竭尽全力开始写作，就像人们介绍或推荐什么东西似的，我发现就可以将华而不实的装饰去除掉，从我写下的第一句简单而真实的陈述句开始。在顶层房间里我决定要把我知道的每件事都写成一篇小说。我在创作时一直想要这么做，这真是良好而严格的训练。

同样是在那间房间，我学会了从我停下笔到第二天继续开始写的这段时间内，不去想任何关于创作的事情。这样，我的潜意识会继续集中在写作上，与此同时，我希望还可以听别人说话，观察周围的事物；希望可以学到些什么；我可以阅读，以免自己去想工作的事情，以致无法完成写作。工作这码事，除了自我约束外还需要运气，如果进展顺利，我就走下楼梯，那是非常美妙的感觉，随后我可以轻松自在地在巴黎任何地方散步。

如果在下午走不同的路线到卢森堡公园去，我就会穿过公园到卢森堡博物馆，那里的名画现在大部分已经转移到卢浮宫和网球场艺术馆去了。为了欣赏塞尚、马奈、莫奈和其他印象派画家的作品，我几乎每天都要光顾那里。这些大师是我在芝加哥美术学院才开始

了解的。从塞尚的画中我领悟到，仅仅写作简单真实的句子远不能使小说具有深度，而我现在正努力使我的作品有点深度。我从他那里学到了很多，但是我无法对他人确切地表达这一点。再说，这是个秘密。如果卢森堡博物馆熄灯了，我就会一直穿过公园，顺便拜访花园街 27 号格特鲁德·斯坦因住的那套带工作室的公寓。

我和妻子曾拜访过斯坦因小姐，她和与她同住的朋友对我们非常热情友好，我们喜爱那挂着名画的大工作室。它简直就跟最好的博物馆中的一间最好的展厅一般无二，只是多了一个温暖而舒适的大壁炉，她们用好吃的东西招待你，喝茶和用紫李、黄李子或野生覆盆子自然蒸馏的甜酒。这些气味馥郁而无色的酒，从刻花玻璃瓶中倒进小酒杯里，无论是紫李酒、黄李酒，还是覆盆子酒，喝起来都有一股原来的水果味，在你的舌尖上变成一团有节制的火，使你温暖，放松起来。

斯坦因小姐块头很大但身材不高，像村妇般体格魁梧。她有一双漂亮的眼睛，一张带有明显德国犹太人特征的，也可能是弗留利人的脸，她的衣着、表情多变的面部以及浓密可爱又富有生气的移民的头发，她的发型可能自打大学开始就不曾变过，这些都让我想起一位意大利北部的村妇形象。她一刻不停地讲着，起初谈论的是人和地方。

她的同伴嗓音非常动听，身形娇小，皮肤很黑，头发剪得像布泰·德·蒙韦尔插图中的圣女贞德，长着尖尖的鹰钩鼻子。我们第一次见面时，她正在锈花边，她一边做着活计，一边照看食物和饮品，并且与我的妻子闲聊。她与一个人交谈，同时听另外两人说话，还常常会打断没有和她交谈的人的话头。后来她跟我解释说，她总是同妻子们闲聊。我和我妻子都感觉，她们对那些妻子很宽容。但是我们喜欢斯坦因小姐和她的朋友，尽管那个朋友让人害怕。那些油画、